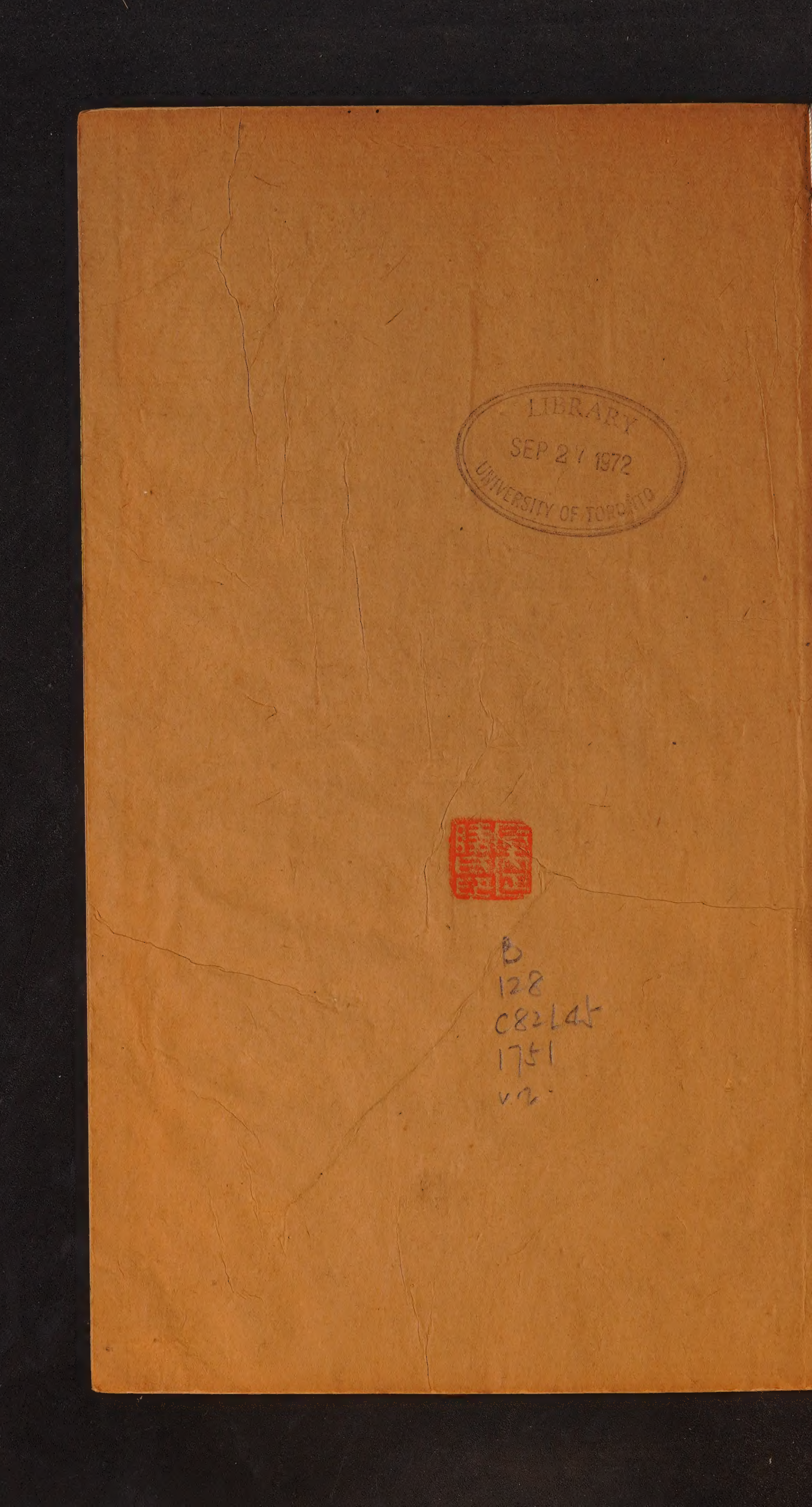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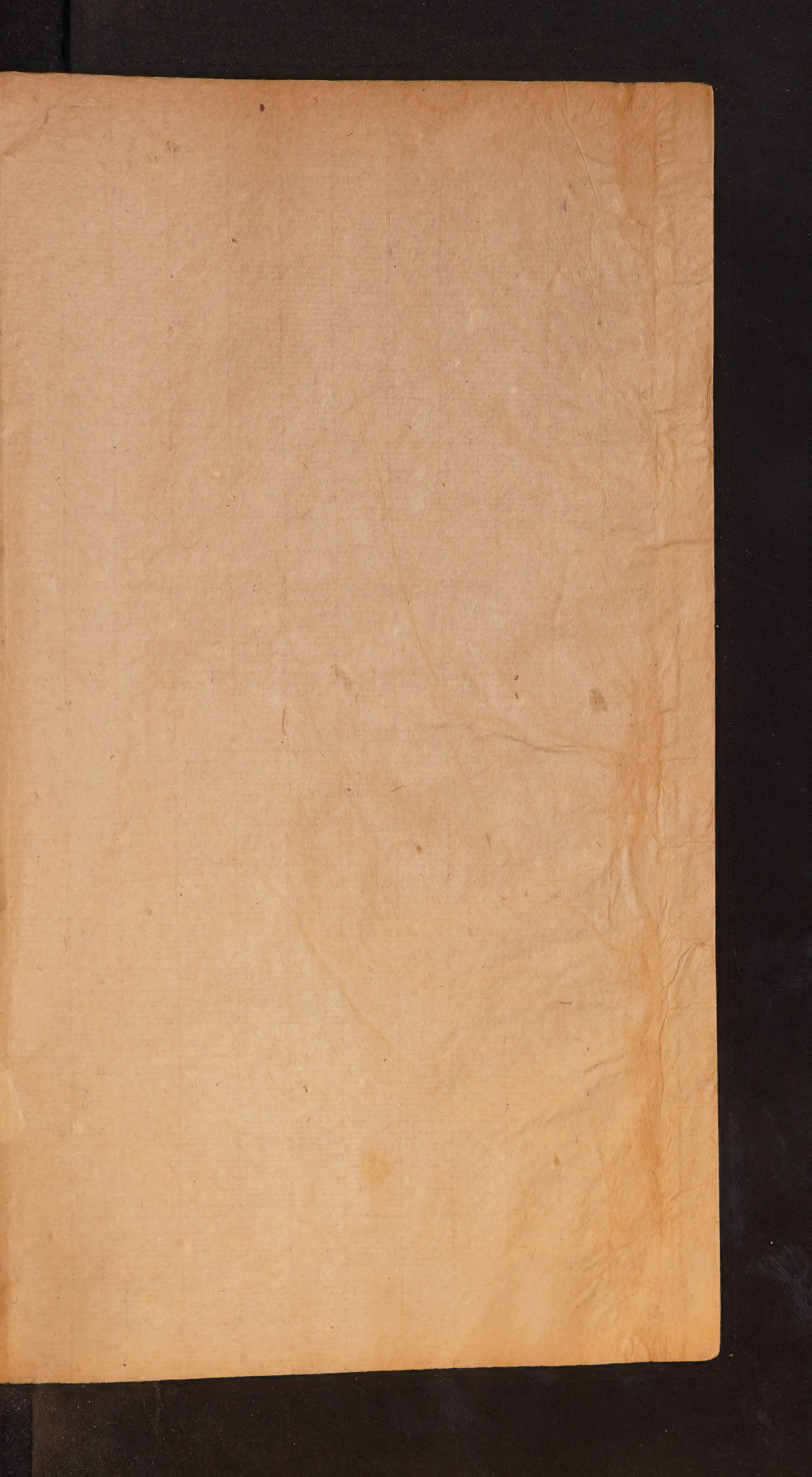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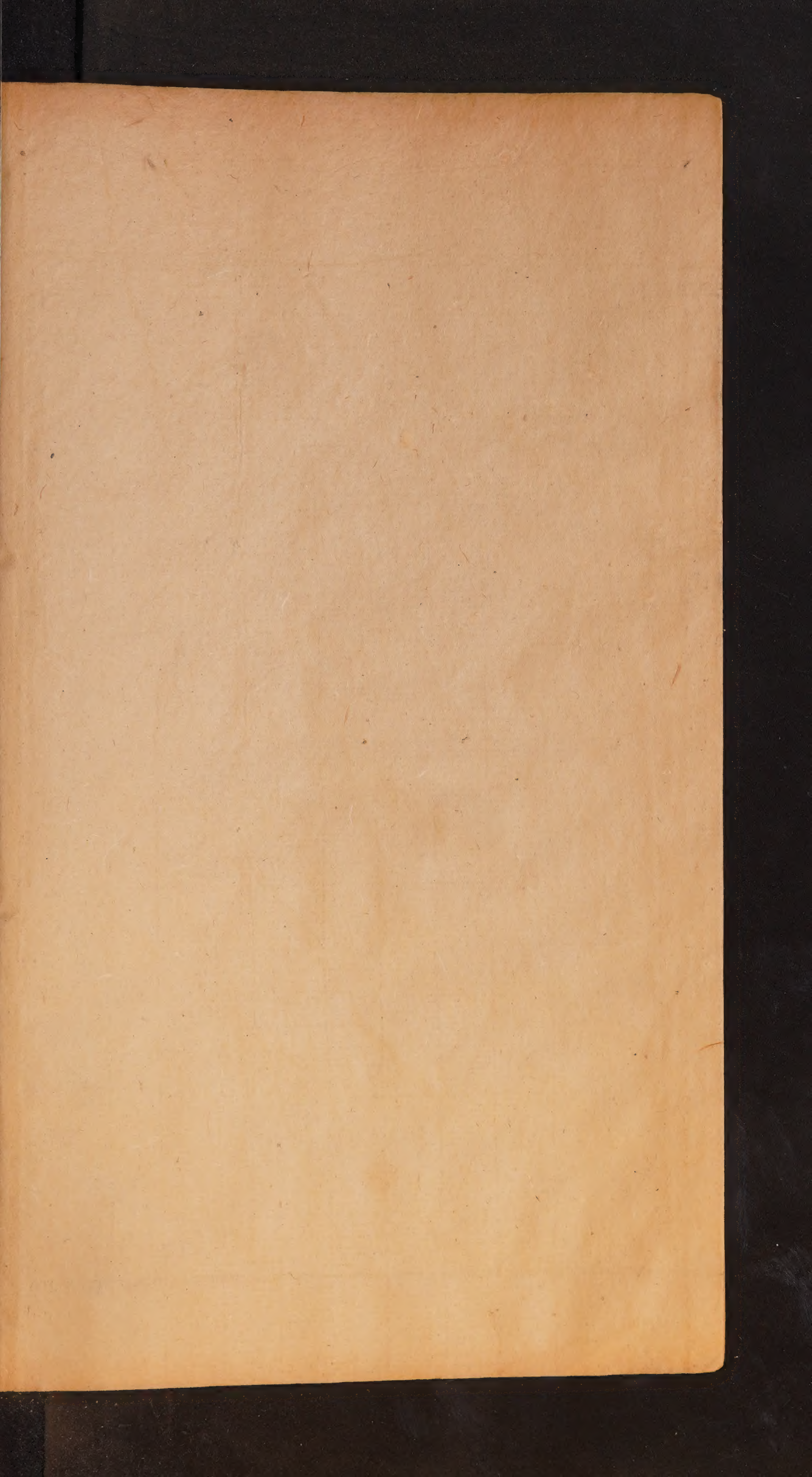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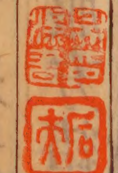
至聖編年世紀第二册目錄

卷之三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三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黄　晟曉峰　仝輯
男李肯堂德紹
男黄　爲葵筠圃仝校
爲蓀芳谷

周景王十八年魯昭公甲戌二十五歲
十五年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孔子有母之喪旣練陽虎弔焉私
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



答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答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絰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見曲禮公西赤問

練熟素繒也小祥之禮正服不變冠中衣皆練以黃爲衣裏以縓爲領及袖之緣葢取漸趨於吉之意陽虎一名貨衰用布一片長六寸廣四寸綴衣前左邊當心處絰有首絰腰絰首絰冠上麻繩較腰絰稍粗兩頭各垂散麻成服方結

○按史記季氏饗士孔子腰經與往陽虎以孔子年少故絀之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繞而見不非之也今此謂實腰經與饗爲陽虎所絀亦近誣矣且繫其事於一十七歲前亦未考聖母卒年其可信乎

周景王十九年 魯昭公十六年 乙亥二十六歲

子在魯 見歷聘紀年 聖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見禮記 去喪

無所不佩語見論

陳氏樂書曰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其音中和大聲不喧嘩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君子之所常御也喪服四制曰祥之日鼓琴示民有終也子夏子游除喪而見夫子皆予之琴即此意也五日十日云云者餘哀未忘也笙以匏爲之列管施簧大者十九簧謂之巢小者十三簧謂之和小雅笙詩有聲無辭笙與琴瑟相應之樂笙歌如儀禮歌魚麗則笙由庚之類蓋

笙以應歌則笙亦歌也綦艾蒼色也組綬皆絛也組綬之長者所用以繫象環也玉藻云古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不用商音嫌肅殺也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以象牙爲環謙其無玉之德也以雜色爲組謙其德之未純也葢古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左玦捍觿礪之屬罔不佩之左佩五右佩六左陽奇右陰偶也

左佩小右佩大手足左弱而右强也紛帨皆巾
也紛以拭器帨以拭手玦射者用以著指鉤弦
捍射時韜左臂以利弦又曰拾曰遂觿錐也可
以解結礪所以礱

是年子路自卞來見時年十七冠雄雞佩猳豚扳
劒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劒自衛乎孔子曰古之
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
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
待劒乎子路曰由乃今得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遂儒服委質請爲弟子見闕里志

雄雞豭豚皆物之勇者佩大帶謂以牡小豕皮爲佩也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是以君子常佩也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女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

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士必近於刑故君子不
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
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
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將
行辭於孔子子曰贈女以車乎贈女以言乎子路
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
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愼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
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
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女所問苞在五者中

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爲善士

而無犯其禮也見子路初見

檠弓弩器周禮弓人註納之檠中是也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
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
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
耶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由
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見荀子子道篇子路曰
君子尚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

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註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見論語

周景王二十年魯昭公十七年丙子二十七歲

子在魯之郯卽反魯見歷聘紀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

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
伯趙氏司至者也靑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
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
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
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
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
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
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
官學在四夷猶信見左傳

杜註黄帝受命有雲瑞炎帝有火瑞共工有水瑞大皥有龍瑞少皥鳳鳥至故皆以紀事名官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祝鳩鷦鳩也性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鵙鳩王鵙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鴶鵴也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鶻鵰也春來冬

去故爲司事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

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

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

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

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

民事林註春扈趣民耕種夏扈趣民耘苗秋扈

趣民收斂冬扈趣民蓋藏棘扈爲果驅鳥行扈

晝爲民驅鳥宵扈夜爲農驅獸桑扈爲蠶驅雀

老扈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扈民無淫止民使

不得淫放

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葢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而對如初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士也於斯勿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見致思

程子齊人名本反傾葢卸驂而款其葢語久故也郯在魯東南四百四十里屑然恭貌中間介

紹也按杜註云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此遵闕里志年譜也然考歷聘紀年則在二十七歲○按孔子之郯歷聘紀年在二十七歲闕里志年譜作二十八歲此時子思尚未生孔叢子云吾昔從夫子於郯不亦謬乎世傳孔叢子漢孔鮒撰朱子以謂文筆軟弱不類西京大梁李𤈶志蓋疑子豐季彥之徒集其先世遺文所成也其言近之矣

周景王二十一年魯昭公十八年丁丑二十八歲

子之杞宋反見闕里志年譜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見禮運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見論語

杞姒姓伯爵禹之後也卽今杞縣在河南開封府東一百里殷時或封或絕武王克殷求夏禹之後得東婁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宋子姓公爵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啟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爲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叛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爲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賓王家○孔子訪二代之禮得夏小正商坤乾之書及先大夫正考父所遺商頌五篇以

歸按小正著氣候之書夏時也見大戴禮坤乾
商易歸藏也歸藏者坤之體商建丑用地正故
其易以坤爲首正考父所遺商頌本十二篇於
宋戴公時得之周大師以祀其先王至是又亡
其七五篇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也其餘殘缺
典章必猶有存者得什一於千百遂貫通其義
而能言之也又有夏書四篇禹貢甘誓五子之
歌亂征也商書一十七篇湯誓仲虺湯誥伊訓
大甲上中下咸有一德盤庚上中下說命上中

下彤曰甚黎微子也

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戊寅二十九歲

子在魯聞師襄子善琴適晉學之見歷聘紀年十日不

進師襄子曰可以進矣子曰某已習其曲矣未得

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進矣子曰某未得

其志也有間曰已得其志可以進矣子曰某未得

其爲人也有間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懌然高望

而遠志焉曰某得其爲人黮然而黑頎然而長眼

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師襄子

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然則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仁者好偉智者好彈有懿懿之意者好麗某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師襄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者士君子常御之樂也樸散而爲器理覺而爲道惟君子樂得其道而因心以會之蓋將終身焉苟無故雖斯須不徹也見韓詩外傳

師襄子韓詩作師堂子適晉歷聘紀年作適衛

懌然一作怡然頎然一作幾然眼家語作曠如

王家語作奄有又韓詩外傳孔子學琴於師堂子曰某得其意未得其人有間曰某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其惟文王乎凡琴曲憂愁而作者曰操偉大也彈擊射也麗附著也散解也琴解木而成器者也○古琴曲有十二操一曰將歸操孔子之趙聞殺竇鳴犢而作二曰猗蘭操孔子傷不逢時而作三曰龜山操季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龜山以作四曰越裳操周公作五

曰拘幽操文王拘於羑里而作六曰岐山操周人爲文王而作七曰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見逐自傷而作八曰朝飛操齊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朝飛有感而作九曰別鶴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爲改娶其妻中夜悲嘯牧子感之而作十曰殘形操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而作十一曰水仙操伯牙作呂氏春秋註以師成連入海不返而作十二曰懷陵操夏禹作古今樂錄曰禹治洪水登會稽山作觀此

則操之義可想矣茲所云文王操其拘幽操與其岐山操與其別有操而琴譜偶遺之與風雅逸篇曰琴操一書文王孔子諸操撰出魏晉人手知者可一覽而悟也○余有丁曰師襄子卽擊磬襄孔子用魯舉爲司樂之官及孔子去而襄入於海史記謂學琴於去魯之後非也按孔子二十九歲未嘗適衛則襄非衛人可知索隱謂爲魯人今云適晉學之豈魯人而晉寓耶抑先本晉師而後用於魯耶至襄入海之年則斷

在孔子自衛反魯與師摯正樂之後無疑議云

按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弟子冉求商瞿梁鱣生

考家語弟子解冉求商瞿俱少孔子二十九歲

當在次年生梁鱣少孔子三十九歲當在四十

歲生

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乙卯三十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　子曰三十而立見論語　衛公孟縶狎

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

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

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
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
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
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
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
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
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
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
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
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
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
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於公公載寶以出
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
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
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
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既出聞衛亂
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

從諸死烏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

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於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

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傳見左

杜註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爲衛司寇狎輕也鄄豹邑宣姜靈公嫡母見薦達也周猶終竟也平壽衛下邑蓋獲衛郭門閎曲門中閱門衛門名鴻駵魋復就公乘一車四人林註馬路衢名杜註闕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死鳥衛地朱鉏成子黑背孫靑頃公之孫搬行夜

杜註青將行夜以助守備設火燎以備守渠子爲齊氏宰召之同叛杜註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許豹行事是受亂也疾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以二心事縶是非禮

十二月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見左傳

杜註沛澤名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蹝是也

鄭子産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寛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

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
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葢年三十矣見史記孔子世家
穆公名任好顓頊之裔舜時有伯翳者爲舜主
畜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卽書所稱伯益也
殷有蜚廉周有造父至非子爲周孝王主馬於
汧渭之間馬蕃息分土爲附庸而邑之秦今陝
西鞏昌府秦州是也平王東遷非子之六世孫
襄公以征犬戎封諸侯有周岐豊八百里之地
至德公徙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至穆公遂

霸初本附庸故曰國小域近烏鼠故曰虞僻史記晉獻公伐虢以璧馬假道於虞歸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晉以奚爲秦穆公夫人媵亡秦走宛楚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不與乃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晉虜楚執故曰纍紲然孟子云知虞亡而先去之又似未嘗爲晉虜者

是年弟子冉雍冉求商瞿生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魯人少孔子二十九

歲以德行著見弟子解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卽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侀也侀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

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
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
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
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
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泛與衆共之
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爵人於朝
必與衆共之也刑人於市必與衆棄之也古者
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
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

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成獄成於
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
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
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
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
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
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之心者殺行僞而堅
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
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

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
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
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旍旗
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
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
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
不粥於市菓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
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

以齊衆者不赦過也（見刑政）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復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唯以忘其身（見弟子行）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子曰雍之言然○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以上見論語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子曰古之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老而刑之謂

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與其不殺不辜寧失不經○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古有禮然後有刑今無禮以教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唯刑先禮教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以上見刑論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

退則受教聖師爲性多謙退（見弟子解）恭老卹幼不
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求之行也
孔子嘗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
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曰宜爲
國老（見弟子行）孟武伯問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
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
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冉有曰非不
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

今女畫○冉有侃侃如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求也退故進之○冉有侍坐子曰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以上見論語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夫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

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無禮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弒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弒上之獄而無

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變鬬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别男女無别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别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

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道
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
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
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
有犯弑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
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
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
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
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

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
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
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
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
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
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有坐罔上不忠者
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
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
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

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

之以備禮也冉求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以上見五刑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愼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見曲禮公西赤問冉求曰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可亡可謂知禮者矣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忌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甕尊於瓶非所祭也故

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見曲禮子貢問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見左傳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好易夫子傳之志焉嘗爲夫子筮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夫子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

命之也見備考　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見弟子解按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弟子高柴巫馬施生考家語弟子解施少孔子三十歲當在次年生柴少孔子四十歲當在四十一歲生

周景王二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一年庚辰三十一歲

子在魯齊侯遣使來聘孔子適齊（見闕里志年譜）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遜然後登旣坐公曰夫子辱臨而降階以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對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見記義）

孔子見齊景公梁邱據自外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為是故遲公笑謂孔子曰周書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在辭亦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

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稱述文王之德以誡之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安得聞教也(見論書)

按孔子三至齊此第一次至齊也

是年弟子顏刻巫馬施生

顏刻字子驕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坊本家語作

五十歲誤見古本家語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於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見弟子解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

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見論語期嘗與子路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語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與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夜不處而單父治期問

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見韓詩外傳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三終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四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仝輯

男李肯堂德紹
男黃　爲荾筠圃
　　　爲蕤芳谷　仝校

周景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二十二年辛巳三十二歲

子在齊景公欲以廩邱之邑爲養不受見闕里孔志年譜

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邱之邑以爲養孔子

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見說苑立節篇

是年弟子端木賜生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齊見弟子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〇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〇子貢問君子子

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

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〇子貢問曰

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〇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

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季康子問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子貢侃侃如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棘子成曰君子

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〇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〇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〇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〇子曰賜也

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
也予一以貫之〇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士之仁者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
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〇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
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〇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
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

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

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之墻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邱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

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以上見論語）

子貢善爲說辭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我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旣聖矣子貢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

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見孟子）齊景公問於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之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

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挹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見韓詩外傳）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見論衡）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卬而觀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

沃湯其名爲槹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能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反於

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女何足以識之哉（見莊子天地）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

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之戮民也雖然吾與女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見莊子大宗師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

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予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

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見莊子天運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必欲知死者有知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御

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如之何其無畏也○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以上見致思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

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也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見三恕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

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爲不知子
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之言曰知
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
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
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
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
行子貢對曰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
知賢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
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賢於賜不一而三焉

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爲知人矣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請退而記之見弟子行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

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
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
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見賢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
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諭
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說近而來遠
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
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子貢問於孔子曰夫
子之於子產晏子可爲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

自爲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
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於行爲
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子貢爲信
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愼之奉天子
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
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
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
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
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

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愼焉見辯政子貢曰陳靈公宣婬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

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昬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見子路初見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請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
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
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
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
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
睪如也視其高則塡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此
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
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〇子貢問於孔子曰賜

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㥯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見困誓孔子閒居子貢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貢曰敢問何以謂中禮者也子曰禮

乎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凡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見論

禮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

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見問玉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子欲收功

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强憂在外者攻弱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令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危矣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不可更如何子貢曰緩師吾請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强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千乘之魯

與吳爭強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以顯名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吳王曰善然吳常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伐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絶爲名棄強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絶世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

而朝霸業盛矣且王必惡越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此則實害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悅乃遣子貢之越越王郊迎而自為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足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此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矣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大患也勾踐頓首曰孤常不料力而與吳難受困

會稽痛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疲弊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邀射其志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若勝則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矣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

弊焉越王頓首許諾子貢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弊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見屈節

註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吳以二十二年滅時
知吳已將亡而言之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晉
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
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
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子貢問曰管
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也二者孰賢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
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
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

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偪上見曲禮子貢問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情威容稱服曰請問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筴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於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而祔於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子貢問曰聞

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見曲禮子夏問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自反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則何濟濟漆漆之有反饋樂成進則燕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於是君子致其濟濟漆漆焉夫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也見曲禮公西赤問孔

子北遊於農山子貢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子貢進曰賜願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垢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辦哉見致思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

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
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
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
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
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
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
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
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
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

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見樂記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

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絶重而塡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絶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巳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見孔叢子嘉言

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懸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

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
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
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召
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
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甚悅
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
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
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
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

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人或問孔子曰子貢何如人也曰辨人也丘弗如也見淮南子人間訓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

盡賓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見孔叢子記義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

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見說苑

夏公會於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

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其
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
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
鄖以吳爲無能爲也公會吳於橐皐吳子使太
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
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
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
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
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

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

語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
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於其衆其衆
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
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
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
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
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
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
矣○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見公

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

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
於羸○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
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
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
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
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
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
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

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以上見左傳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見淮南子主術訓于慎行曰史以子貢列於貨殖蓋臆說也夫其結駟連騎束幣帛以聘諸侯其時卿大夫有力者類能爲之而子貢以言語顯於時遊道之廣固亦無足怪者乃直信其爲貨殖以致之也至如亂齊存魯破吳霸越强晉一出

而五國各有變焉戰國策士之流假托依附以自為名耳豈其然乎（見闕里志）按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周景王崩敬王立景王夏四月崩子猛立冬十月猛卒母弟王子匄立是謂敬王

周敬王元年（魯昭公二十三年）壬午三十三歲

子在齊齊景公舍於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見闕里志年譜）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王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

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葢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見六本

是年弟子公西赤生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三十二歲束帶立於朝閑賓主之儀見弟子解一作四十二歲誤○齋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儐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見弟子行孟武伯問曰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

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公西華侍坐子曰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以上見論語公西赤問於孔

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見曲禮公西赤問

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癸未三十四歲

子適周訪樂於萇弘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無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子布衣聖將安施

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墮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旣而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見淮南子

周本國名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今鳳翔府岐山縣是也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後文王徙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及武王伐商遷鎬在豐東二十五里仍號曰周此所謂周則東遷以後之周也在東都洛邑弘

周大夫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
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
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
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
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
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
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
吾子之言是也見樂記

註武王伐紂憂病不得衆士之心故先鳴鼓以

戒衆久乃出戰今舞象此坐跪也問舞武樂之人忽有時而跪以右足至地而左足仰何也賈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至謂武王有心於取商豈精明神武應天順人之志哉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

而忽怠其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見觀周

禮記明堂位云明堂王者之堂所以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

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按月令春三月天子青衣蒼玉居東三室夏朱衣赤玉居南三室秋白衣白玉居西三室冬黑衣玄玉居北三室凡四中之室稱廟東曰青陽太廟南曰明堂大廟西曰總章大廟北曰玄堂大廟四仲居之凡四隅之室稱个東左曰青陽左个右曰青陽右个南西北

倣此各隨中室之名而稱个每一室當兩室如青陽之左个卽玄堂之右个青陽之右个卽明堂之左个是也四左四右四孟居之四右四季居之各隨其時之方位開門中央一室稱太廟太室月令則於未月火金之間稱中央土天子黃衣黃玉居之朱子則謂每季十八日居之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如此凡五嶽天子巡方皆有明堂以朝羣后此則東都中嶽之堂詩所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者卽今河南府是也平王遷

此周室雖卑明堂猶在扆屏也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畫斧文以示威天子南面立負之以見諸侯也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

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

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

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持

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

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

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

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旣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

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氷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見觀周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之問辨且說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徑易者

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獘又嘗聞飬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見像而勿强陳道而勿怫此四者丘之所聞也見三恕

辨且說辨當理得其說矣聽者不明察道則不能入也稽考也聽道者不能考校奇偉則道不見信剛折言頁性過烈則不能保其終也徑直以行視事太易則多有損浩倨簡畧不恭因利就便後必生獘輕勞讓人重苦自任像法也怫逆也勿强之行勿逆其心也

於是溯乎伊洛憑弔許由巢父已事見楊方晃年譜

伊水出洛陽西南盧氏縣洛水出洛陽城南大禹治水神龜負書出此許由字武仲堯召爲九州長不欲聞洗耳於頴水之濵巢父牽犢欲飲問其故曰汚吾牛口牽飲上流○按歷聘紀年載是年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萇弘反魯考闕里志年譜是年訪樂萇弘周使伯常騫問道觀乎明堂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問禮在次年當以年譜爲是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四終





